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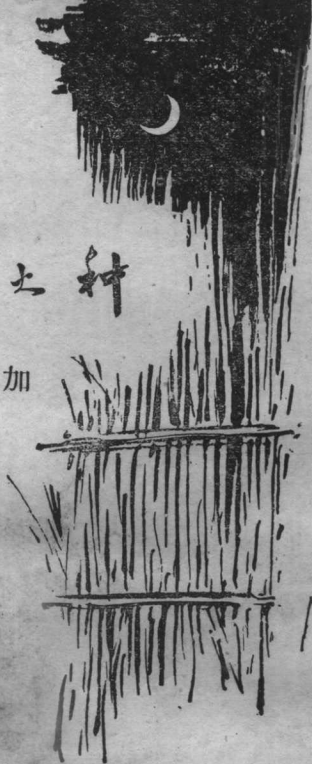
寒夜大种

馬加



寒 夜 土 村

馬 加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3年·沈阳

寒 夜 火 种

馬 加 著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(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)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露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4½印張·85,000字·印数:1--70,000 1963年7月第1版
1963年7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:10158·362 定价(6)0.40元

前 言

这是一部旧作，在文字上，它打上了旧时代生活的烙印，它也遭受到旧时代对于文字压迫的不幸命运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我曾两次从东北流亡到北平，头一次住在东城沙滩文丰公寓，因为拖欠几元房租，经过地方法院判决，当了行李还了债。当时，我失了学，失了业，失去了一切起码的生活权利，在饥饿线上挣扎着，一直挣扎到一九三二年夏天，再也无法维持下去，同时由于体验生活的创作动机，回到了东北农村的故乡。当然，在敌人统治的严寒的政治气候下面，我所体验到的，只是枷锁般的沉重，阴天气流的压抑，血腥的恐怖。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贫苦农民受到敌伪政权苛捐杂税的剥削，受到侮辱与压迫。农民表示了不满与愤怒，走上了反抗的道路。到了一九三四年春天，我从舅舅那里借到路费，第二次又流亡到北平去。

这一次，我住到北平清华园外的西柳村，村中有一座“永安观”古庙，庙殿东侧有一间阴森森的祠堂。我搬进祠堂住的时候，似乎泥象刚从那里挪出不久，还能嗅到一股土腥气味。好则院子里非常僻静，没有人来人往，警察也注意

不到这个地方。夏天有蟬鳴，冬天有松濤，秋天有西風呼號，卷着核桃叶子落滿了青苔复盖的石阶。这里不仅僻靜，房租也最便宜，連家具（一張床，一張書桌，兩只木凳）在內，每月只交一元房租，我退還一只木凳，房租減到每月九角。后来，我的屋子里住进来一位油漆小工，連九角錢也不到。我的房子里不仅有家具、筆和稿紙，还有无限的自由，我願意想什么就想什么，願意写什么就写什么。

那年間，林語堂大力提倡“幽默”小品文，办《語絲》和《宇宙風》，無視山海关外还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屠杀，躲在书斋里清談虫魚鳥兽，喝喝苦茶，打打麻將。我这个流亡青年不仅缺少那种“幽默”的趣味，在感情上簡直发生一种反感。我从来不写那种“幽默”小品文，我写的短篇大半在万字以上，又不認識文坛上的什么人，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，既然沒有机会发表，我索性写起中篇和长篇来。

这部中篇小說，就是在那种情形下写出来的。大約是一九三四年秋天动笔，一九三五年春天結束。当时，我想記錄下来在敌人刺刀統治下一點真实的生活，蔣介石的卖国不抵抗政策招致了东北人民的苦难，人民受着痛苦，人民也在觉醒与反抗。我天真地想到：这个主题总比描写虫魚鳥兽无病呻吟的文字有点现实意义，我抱着一种希望把它寄給一个刊物，沒有多久，稿子却原封不动地給退回来。一天晚間，我的同屋油漆小工从清华园下工回来，放下油桶，穿着一件涂着鉛油的小褂，望着桌子上被退回来的稿件，沉默了一会，

完全明白了。他从自己的失业經驗中理解了一个青年人在創作上受到的遭遇，对我表示了最大的慷慨与同情；他願意拿出一年积蓄下来的七十元工資給我做印刷費出书。我是多么衷心地感激他，但是我不能用工人的血汗去做一种冒險事业，我謝絕了他的善意帮助。这部小說压了一年多，直到一九三六年夏天，有几位左联的同志自己湊印刷費办刊物，它才得到发表的机会。在刊物排版的基础上，我又自費加印了五百册书，托上海杂志公司經售。抗战以后，我长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，生活变动太大，过去写的东西都失散了。回到延安，参加延安文艺座談会和整风学习，自己在思想上認識到有許多非工人階級观点，着重地进行了檢查，对于过去的作品沒有勇气再看一遍，至于在上海杂志公司經售这本小說的情形，我一直沒有和杂志公司联系过，杂志公司也沒有和我联系过，从来沒有寄給我一元稿費或一册书，就算不了了之。

这部小說出版后到今天，无声无息的二十六个年头过去了，在我的思想和感情上很少留下痕迹。近来，我想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历史，就搜集了有关这方面的資料，忽然想到还有一部有关这方面題材的小說，如果从什么地方找到，說不定会給我提供一些資料和素材。我找遍了国内許多大图书馆，幸得吳組緝同志帮助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旧时在北平出版的刊物，并請一位同志帮助抄了一份。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同志把抄稿索去閱讀，并要求重印出版。

我在这种鼓励和督促下，把小說进行一次删改，把原名《登基前后》，改成《寒夜火种》。

这部小說是取之于昨天历史的題材，从反映历史題材的角度來說，它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，也缺少雄偉的艺术构思，因为当时作者生活的局限，世界观的狹隘，加上艺术修养的先天不足，沒有反映出来风云时代的历史面貌，直朴粗糙至所难免。它不是史詩，权当一篇控訴状。在严冷的寒夜，飢寒交迫的奴隶正受着苦难，人民並沒有在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下面屈服，勇敢地燃燒起火种，人民需要溫暖，更渴望着光明，历史是按着人民的意志和行动做出了結論。

一九六二年于沈阳

陆有祥走进了大門，迎着月光，模糊地望見那縐黃色的樹皮被剝得精光，川連柱子上的鐵圈生了銹，障子被母猪扯爛了，院里院外，淨是秫秸叶子，一切的現象都使他感到失望。他的一只脚踢着鐵圈鏘鏘地响起来，那声音使他惊愕地停止了脚步，他集中精神向周圍觀看着，在仓子的拐角处有一个庄稼人的粗嗓子向他打招呼。

“陆有祥！”

喊陆有祥的是秃六，一个倔强不屈的庄稼小伙子，紫黑色的臉膛，眉毛濃濃的，穿着淺藍色的棉袄，腰間扎着五尺长的青花旗大布帶子。照常，他們見了面便唠起咯来。

“秃六，你深更半夜出来干啥？”

“到福大叔家里借錢，好交官錢。”

陆有祥看見秃六的手里有一張白紙帖子。貼在腰中的花旗帶子上，一片麻麻黑。他翹起大拇指喊着：

“官項的事，象是鬼催命似的！”

陆有祥問：“秃六，上月官錢不是交过了么？”

“上月交的是春耕貸款的一分二厘的利息，这回村公所又下来了命令，說是‘滿洲国’皇上登基，全部繳齊。”

“秃六……秃六……”陆有祥的嘴唇有些发抖，他的表情显出不安和惊异。經過一些時間他又开始发問：“秃六，你也听說‘滿洲国’皇帝登基么？真是奇怪！”

“大小孩子都这样說。”

秃六举起一只巴掌，激昂地拍拍自己胯骨，仿佛击打什么可恶的东西一样，他談到官錢的时候，感到沉重的压抑。他也非常同情陆有祥的遭遇，拍拍他的肩膀。

“有祥，咱两家都是小門小戶。”

“小魚串大串上啦！”

“你看着吧！登基以后，‘滿洲国’官錢更該重了，掏也掏不起，上个月，咱两家不是掏了区署會議的杂捐么？”

“月月都有苛稅杂捐！”

“咳！交不完的苛稅杂捐！”

秃六太息了一声，慌慌張張地走开了，离开院心，一个人影子随着秫秸障子渐渐地模糊了。隱隱地，順着风向可以听到嚓嚓的脚步声，仿佛小石块摩擦着地皮一样，終於慢慢地消失了。这时候，陆有祥凝神諦听着：冲进他的耳朵里却是深巷里母牛的呻吟，悲沉的声調随着寒风一次又一次地傳來。心灵微微地悸动着，他帶着一顆忧郁的心情走到了房門口，門上的門神已經折毀了，有許多稗草撒在旁边，零乱而且肮脏。从生理上发生一种反感。

他拉长了脚步对着上房走去，一种沉重的脚步声在地上哧哧地响着。他神秘地抬起了头，望见从窗帘中透进来的疏疏的月光，草房里的摆设出现在他的眼前：靠着房门口是一处锅台，灶坑口堆着一摊软软的秫秸灰，厚厚的，仿佛是堆积了很长的期间。另外有些格菱粪屑塞在粪箕子里，泔水缸装满了猪食和米汤，灶坑口的灰仍旧是熊熊地放射着火星。他眨着眼，从火星上引起一种希望。默默地关上了房门。

陆有祥带着希望回了家；回到了家，又怎样感到绝望呢！

陆有祥的家里有三口人；除他而外，还有一个寡妇妈妈，一个年轻媳妇。他种着几亩薄田，成年累月地踢土疙瘩，起早贪黑，三口人囫圇不住吃穿，加上天灾病热，官钱化销，日子就更愁了！记得那年秋天，他因为娶媳妇欠了饥荒，跑到沈阳工夫市卖工夫。恰好碰见日本鬼子进攻北大营，八门八关都站上了日本兵，到处杀人放火，大白天响着枪，人心惶惶的，仿佛天塌下来一样。他死里逃生地逃回了家，想不到寡妇妈妈由于又惊又急，瞎了一只左眼，右眼成了火蒙眼，成了一个半残疾的人。

陆大娘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，已经是六十开外的年纪了，头发刷刷惨白，抬头纹深深的，眼睛又不济，终朝每日还是照样操劳。她虽然看不见亮，却知道阴天要盖酱斗篷，晚上该放秫秸帘子。她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烧水做饭，什么时候该放被睡觉，一个时辰也不差。她照天如数地数着烟筐籬

里的一串銅錢，用手指頭招算一下，仿佛什么事情都能計算出來似的。她能够精密地聽出兒子的腳步，几步跨過門坎，什麼時候到家，心情好不好。一聽到那突突的靴腳的聲音，就喜悅地叫道：

“有祥么？”

她喃喃地念着，靜靜地坐在炕沿上，把拐杖放在褲角上，她安閑地期待着她兒子的回音。果然，陸有祥的嗓子是那麼響亮，帶着粗鹵反抗的調子，甚至連兒子那副茁實腰板也能想象出來。她多麼喜歡屬於自己血統的孩子。

“孩子！”

老太太的語音是那麼溫存的，慈祥的，而帶着一種衷心的顫動，一種母性的喜悅和好奇心。

“孩子，你可回來了。”

陸有祥靠着媽媽的肩膀，凝視窗外秫秸帘子的淡影，迷惘地遲疑着，悄悄地回答說：

“媽媽，我回來了。”

“你再不到沈陽賣工夫去么！日本鬼子占了城，亂哄哄的，把我想死了。”

“媽媽，我從日本鬼子的刺刀底下逃出來的。”

“自從前清以來，鬼子就欺負中國人！”

陸大娘是封建清朝生人，她記得那個時代遭受的壓迫和痛苦，也還記得那時流傳的民歌，每當冷酷的北風從窗孔中吹進來，吹着窗紙嗚嗚地響着，她的感情便發生一種共鳴，

于是拿起了拐杖，敲打着黑色“吊闔”的木板拍嗒拍嗒地响着，反应着一种回音，她唱歌应和着。

大清国，
太平初，
八国联軍攻大沽。
哎哎哟！
洋鬼子猛如虎。

老太太再拿起拐杖敲“吊闔”，唱第二段。

大清国，
太平初，
义和团杀耶稣。
哎哎哟！
老百姓遭了苦。

歌声停止，“吊闔”的声音也随着停止了，童年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眼前，有些黯然起来。她放下了拐杖，再拿起铜钱一个一个地数着，倾着耳朵听，突然那嚓嚓的脚步声又出现了，用手摸着陆有祥的后背，让他坐在炕沿上，接着给他讲起了义和团和白莲教烧教堂的故事。他知道陆有祥是怎样一个驯服的孩子，妈妈的话，仿佛是闷葫蘆的心灵里一颗火星，在黑夜里放着光辉，他多么需要光明来充实自己的生命！

夜沉沉，三星栽西了，疏疏的月光从秫秸帘子抹过去，一片凄淡的寒光。野风吹打着房顶的谷草，窗户呜呜地响叫

着，夹着雪沙子，一陣陣不平地响着。外边的世界仿佛被恶魔的势力包围了一般，給人一种恐怖的感觉。冷风不时侵到屋里来，椽子上的黑灰不住地搖搖晃晃，墙壁上挂着白霜，伸着手都是冰凉的。无边的黑暗压在头顶上，給人一种压抑的感觉，簡直透不过气来。

陆大娘的痛苦和魔难的一生，都是在冬天严寒的岁月度过的，她經過中日甲午战争的逃难，义和团反抗的烽火，又临到“九一八”苦难的深渊。她記得“九一八”当时的情景：夜里城郊打着炮，白天天上过着飞机，謠言象蚂蚱到处乱飞，逃难的人們到处都是，世界完全混乱了。她盼望儿子回家盼得眼睛紅，一天八遍跑到火車站去打听消息，給家堂上香磕头，許願杀猪。在深夜中，对着香爐里微弱的香火禱告着，憧憬着，眼睛惨淡地发着晶光，半合半閉地痴呆呆地到了天亮。一天有多少次对她的儿子媳妇咳声叹气。

“你男人算是沒有信息。”

儿子媳妇李珍也是非常焦急地等着自己的男人，一听到婆婆发問，用白淨的手指揉紅了眼胞，烏黑的头发从鬓角上搭拉下来，眼光脉脉地跳动，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

“媽媽，他沒有信息。”

老太太的心情很沉重，叹了口气說：“家里沒有主心骨，咱們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！”

儿媳李珍趁机訴起苦来：“媽媽，咱家的米箱子又空了，晌午就揭不开鍋。”

老太太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咳！沒有法子，你再去問問王村长可有什么針綫活計，縫縫补补，对付喝碗粥再說。”

儿媳李珍听婆婆談到王村长那里的时候，总是忌諱地不願意多講話，鴨蛋黃样的、圓圓的眼睛閃着一種發悚的光輝，躡手躡脚地站在地上，不敢動彈一下。

老太太盼兒子心切，嘮叨地問個不休：“你上次到王村长家里做針綫活計，也該問問你男人的消息，人家当村长成年長在外頭，走南闖北的，什么大事小情不知道。”

“媽媽，我問過了。”

“你問過了，他說什么呢？”

儿媳李珍勉强地回答說：“他說什么呢？沒有正經的。”

“人家村长……”

“他还不是沒有正經的。”

有一次，陆大娘到七圣祠去上香，摸着黑，拐过財主家福大叔影壁的时候，暗中听到有人风言风雨地說她儿媳的閑話。果然不錯，那天晚上，儿媳李珍从王村长的家里回来很晚，头发蓬蓬乱，眼睛里含蓄着被侮辱的暗光。她知道事情有些不妙，追根到梢問个遍。儿媳李珍难过地哭起来了，这时候，她真正地明白了所謂“村长沒有正經的”是什么意思。

今天，陆有祥媳妇又到王村长家里做針綫活計去了，天

气已經很晚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娘俩都感到屋子里的冷清寂寞，都感到这种尴尬的場面，两个人都感到那种无名的痛苦，两个人都没有吱声。在蒼茫的黑暗中，外边的冰雪包围得严严实实，冷风陣陣地吹打着，他們娘俩在忍受着这场苦难，克服着这场苦难。

过了很久，陆大娘推开了身旁的烟筐籬，抽了一袋烟，对着炕沿敲敲烟袋鍋，火星閃閃发光。她撩起眼皮，那只火蒙眼隱隱地望见了火星，引起了一綫希望，一种生机。

“老天爷餓不死瞎家雀。”

陆有祥憤慨地說：“听說溥仪要登基，又要潑官錢，真要把人逼死！”

老太太又說一句：“老天爷餓不死瞎家雀。”

陆有祥敲敲拳头說：“逼到死路絕方，只有破罐子破摔了。”

老太太又叹口气：“这个世界太沒有王法，只許官家放火，不許老百姓点灯。”

“媽媽，你听說王村长为了庆祝溥仪登基，張罗齐錢放路灯么？”

“又放路灯！”

“我真想放把火，讓它燒个痛快。”

“孩子，你胡說什么？”

“媽媽，我的心里发燒，真象着把火似的，站也站不住。”

“孩子，等你媳妇回来，她告诉了王村长，又该惹祸着灾了！”

这工夫，当院子出现了喳喳的脚步声，踏着雪地，絆着秫秸叶子，发出凌乱的声音。繞过窗外的酱栏子，走到台阶上，用手梆梆地敲着門。

陆大娘側着耳朵听，揣摩着說：

“媳妇现在才回来，太不象話了！”

陆有祥激动地說：“簡直太不体面了！”

“誰說体面呢，簡直是窗戶眼儿吹喇叭，名声在外。”

“名声早就出去了。”

“小男妇女的，多么寒儉呢！”

陆有祥赌气地坐在炕沿上，想到自己老婆不正經的行为，呼呼地气喘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有祥，你給开門去吧！”

陆有祥照旧不动地方，也不吱声，伸伸胳膊，恨不得对着外屋房門打一拳头。

“陆有祥大兄弟在家么？”

外边說話的是一个男人的粗嗓子，短促有力，撞在窗戶紙上，甕声甕气地响着。陆有祥細心听一听，知道不是自己的老婆，是秃六折回来了。

二

陆有祥开了房门，掌上了棉花籽油碗子灯，仔细地看了看来人，除了方才遇见的秃六之外，还有一位豆腐匠徐老八。徐老八穿着一件撅腕棉袄，扎了一条白花旗布围裙，浑身淋着豹花点似的豆腐浆，一副丰满的土黄色脸膛，通红的酒糟鼻子。长的不起眼，却能写两笔豆腐账，供着儿子上了省立第三中学，儿子事变后赋闲在家，家里紧紧巴巴，又遇到村公所泼官钱，就同秃六一起来核计核计办法，探探消息。

屋子里有着谷糠和烂土豆子的气味，加上油碗子灯冒出浓浓的油烟子，直呛着鼻子。冷风阵阵吹着窗户缝，微弱的油碗子灯不住地跳动，时而照到炕上麻花花的破炕席，时而照到墙上挂的牲口套，还有半簸箕米糝子，遮在大梁的黑影底下，看不大清楚。房墙和窗纸都挂着霜，给人一种冷森森的感觉。

几个人都沉默着，感到有一种压抑的沉闷气息。偶而，还能听到牲口呱呱叫的声音，大车压着雪地的吱吱声，大概有谁到车站上卖粮食回来了，灯笼光晃来晃去。

秃六挺起小矮个子，眨眨眼睛，瞅着陆有祥那愁眉苦脸的